

林公铎藏扎二十九通

张宪文整理

林损(1890—1940)，字攻读，后改字公铎，别署叔苴阁主，浙江瑞安人，是现代著名学者。他毕生从事教育，自1913年起，历任北京大学（兼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课）、东北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文、史、哲教授，而在北大工作最久，先后逾二十年。到抗日军兴，因兵戈阻隔，才里居不出，旋卒于家。

他一生经历了清王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统治时期，爱国忧时，满腔幽愤。加以身世迍邅，屡遭郁抑，便形成了他愤世疾俗、悲天悯人、孤高自负的性格。马叙伦对他的学术和为人，有一段很好的评介：

攻读之学，受于介师（指陈介石黻宸）及师之从子孟聪（陈怀）。长于诗文，倚马千言，八叉成诵，洵不虚也。其文畅达，位置当在魏叔子、邵青门间，时亦有汪容甫风格；诗则才华斐贍，深于表情。……盖攻读有节概，犹是永嘉学派遗风，既不肯屈己附人，而尤疾视权势。……其在讲堂，有刘四骂座之癖，时时薄胡适之，卒为适之所排而去（见所著《石屋餘瀟·林攻读条》）。

及其卒，叙伦先生挽诗云：“回首春风四十年，讲筵谁得似彭宣。可怜一世文章伯，中酒伤贫入九泉。”“长隄柳色几番青，消息沉沉倚驿亭。历数逢辰应有验，秋风吹落少微星。”怀旧伤

逝，情见于辞。

公铎先生学识渊博，他不走乾嘉学派考据训诂的路，而好言名理，沉潜于诸子之学，廿多岁即著《政理古微》、《伦理正名论》二书行世。所作部份诗文，在北大时曾由校出版部印行了《林损丛录》（1913—1926年稿，计文四十五篇，诗一百七十四首）和《林公铎诗集》（1926—1930年的各体诗二百一十首）。其他学术论著，除见于《林损杂志》及各报章者外，据其弟子徐英《林公铎先生学记》所述，尚有数十种，均藏之篋笥，多未刊行。逝世后，这些遗稿遂由其长女守田（字稷若）保存。

“文革”期间，“红卫兵”抄了林稷若先生的家，她所保存的先人遗泽，悉遭搜劫。后来遂辗转送入温州市图书馆，除书稿一大箱外，还有一箩筐的信札。温馆在动乱中，自顾不暇，一箱书稿，总算保存下来，信札则犹如败叶，狼藉满地，后虽粗加检点，已毁灭过半。1986年，温馆古籍部迁入新舍，才在旧舍堆放杂物的阴暗角落里，从一只破书箱中发现散乱的信札数百通。遂抽暇细检一过，择其要者，加以移录。后随着落实政策，即先后将保存全好的一箱书稿和残馀的信札交由稷若先生领回。

当时公铎先生声名藉藉，逝世之后，前国民政府曾明令褒扬，并于1943年4月为之举行公葬。但身后殊为寞落，迄今五十年，除其门人徐英曾撰为《学记》，并写了一篇感情深挚的《林先生公葬墓表》之外，其姓名几乎不再见于载籍；倒是1981年5月，台湾却出了一本《林公铎先生学术思想研究》，作者卢莹通，是台湾高雄师范学院国文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也是公铎先生从子林尹景伊教授的再传弟子。这本书虽于学术思想条分缕析，多有见地，但限于所见材料，还算不上是精心著作。

兹为纪念先贤，并征得林稷若先生的同意，将前所掇录的公铎先生藏札，加以整理，公之于世。在整理中只是区分类别，分段标点，次以先后年月。区区之意，惟求为一代学人存其遗篇，

以为知人论世之助。疏误之处，尚祈读者和通人曲加是正。

1991年8月

一 黄建中离明致林公铎书

民国九年庚申（1920）

公铎、孟聪、次公先生钧鉴：别来无恙否？念念。

学报第二册于六月三十日出版，前由谢楚芳寄呈若干份，度蒙收到。本期印价，叠经磋商，定为四号字每页一元八角，五号字每页二元，共计印费百十二元四角。现可付清。出版后各校均放假，重以近畿战起，交通阻塞，发行不无停滞。迨日邮传复旧，厦门、杭州、两广等处颇有函订全年者，倘支持稍久，似不难渐臻发达。沪、杭如有书肆可托，希即函告楚芳，以便寄售。中前日应教部留学试，谬被取录，将以年内赴英，尚拟留京一二月，结束各事。学报全赖诸先生毅力主持，期于悠久昌大，万冀早日来京，俾得交代一切。异日仍当助费寄稿，以尽社员之责。

审伯还里，取道武昌，穆伯、楚芳，均未出京。立案事因通学斋房东不允，又遭批驳，将来续办，须另租发行所而后可。张菊生（元济）处已寄赠学报，次公（林辛）先生道经上海，可否将印销本报事与之面商。公铎先生闻以修志事请假半年，不审确否？孟聪（陈怀）先生系第三期编辑主任，度必有以振刷斯报也。肃此，敬叩暑安。

名正肃 八月八日

按：黄建中，字离明，湖北随县人。时任教北京大学。“五四”运动后，北大主新文化运动者与持国故者，旗阵分明，各是其说，互相排抵。公铎先生与陈孟聪（怀）及其兄次公（辛）黄离明等共创《惟是学报》，以为学无所谓新旧，更无须调停，惟求其是而已。倡捐新旧文化之争。书言学报，即指此事。此书函套写温州瑞安水心殿街林公铎先生台启，北京西

安门外新华医院黄絨，瑞安邮戳为民国九年八月十六日（1920）。

二 马叙伦夷初致林公铎书

民国十三年甲子（1924）

攻读吾兄大鉴：手教披读，惊悉令舅母大人仙逝，至为哀悼。别具奠仪，乞代致今舜昆弟。今舜过杭，略与谈及一切，只以子老（按指蔡元培）迄未旋杭，无由进行。现在大局陡变，将来浙事如何，尚不可知，倘有变化，渠事或易进行。

弟不日将暂离杭，大约将赴香港，□□□贸易，须亲往办理。北京师大事，辞之不易，不辞亦不可，倘开学后竟不能往，拟将研究题目寄致遇夫（杨树达）。

日内正办移居，刻虽看定清波门内蔡友巷新十二号，尚未搬去。以后如有函札，可寄教育厅第二科科长戴应观兄转交，不致有误也。馀不尽白，顺颂大安。

弟叙伦顿首 九月八日

按：夷初先生少年曾从学公铎先生舅氏陈介石黻宸于杭州养正书塾。自1915年至1936年，前后四次任教北京大学文学院。1921年曾继夏敬观任浙江省教育厅长。书言北师大事并及杨树达，当作于1924年之交。

三 孙海致林公铎书

民国十四年乙丑（1925）

公铎吾师道席：顷接快示，敬悉道躬迪吉，慰甚！

中国大学欠薪，已商之检斋（吴承仕）先生无望；雨僧（吴宓）先生亦以存款不多之语却之，以致海等束手。海以为吾师可摆脱家务，即行北上，以省家用。北来后月费百元已足。同学渴望已久，功课均虚以待之。杨遇夫先生已就清华大学之聘，或者

检斋先生于师范大学有所发展。黄季刚（侃）先生已到京，闻就中国大学之聘外，又受师范大学之聘；离明先生亦已抵京。景伊（林尹）弟前患小病已愈，惟宜节制脑力，以除病根。秋风多厉，京门已入寒境，不知南地何如？读杜老“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之句，不禁为吾师咏之矣。

《哲学月刊》已预备印第五期，吾师《永嘉学派通论》及《中庸通义》二稿，若能提前惠寄，则幸甚矣。南天翘首，贮望行旌。谨此，并叩道安

生海谨启 九月初五日

按：孙海，字怒潮，公铎先生弟子。书无函套，作年不明。查杨树达因渠启超荐，于1925年应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聘，其北师大国文系主任，由吴承仕继任，书当作于是年。

四 黄侃季刚《郑公铎之沈阳》诗

民国十六年丁卯（1927）

遼海仍栖管幼安，且将屯难共盤桓。关山千里须将息，卓帽春来特地寒。

丁卯正月九日弟侃稿

按：民国十六年（1927）正月十六日，公铎先生离北大出关至沈阳任教东北大学。其姪林尹景伊致蒋育平书记其事云：“家仲父于元宵后一日赴奉，友朋饯别，若沈尹默、黄季刚、吴检斋、沈兼士、马幼渔、黄离明、陈仲骥等，鱼鳖脍炙，实多且旨，而各学生及同乡亦奉杯酒而接殷勤之欢，吟诗赋颂，盛意难忘，然家仲父已困于酹酢之劳矣。”

五 黄侃致林公铎书

民国十六年丁卯（1927）冬

廿日散后，遂不相见，颇思兄也。南国已安如覆盂，殊有归

意，故以数得共饮为乐，乞于暇时频过我。 公铎尊兄。

弟侃顿首

按：民十六年（1927）八月，公铎先生荐黄季刚应东北大学教授聘，于是朝夕切磨，情谊益深。公铎先生有诗云：“辽东充隐日，携手每同车”，“对坐忘君我，时时苦诤论”。同年冬，季刚先生南归应南京中央大学聘。书当为1927年冬在沈阳作。

六 黄侃致林公铎书

民国十七年戊辰（1928）

公铎兄鉴：前寄奉怀一诗，谅已入览。

顷得东北大学图书馆函索前借之书，内有《越缦堂日记》八函，弟因翻阅未竟，携以南行，不意在舟中失去两函，理须赔偿。案此书原价五十元，祈兄暂为就近措得，交与图书馆作为赔偿。其徐《古经解汇函》大板二十五册，小板四函，《翁文恭公日记》四函，《十三经注疏》十八函，并在弟预备室中榻上，祈兄检清交还书馆。又弟有二宋集一套未带归，即求兄代捐入图书馆。室中什器，兄择可用者一切留之。有暇尚乞通书。弟日内亦咯血，意绪惘惘。兄起居定佳，甚念！甚念！此请道安。

弟侃顿首 四月二十四日即三月五日

按：此书函套写奉天大南关东北大学南校林公铎教授启，南京大石桥十七号黄缄。邮戳年份不明，当为1928年黄氏南归任教中央大学后所致。

七 黄遵中致林公铎书

民国十七年戊辰（1928）

公铎先生尊鉴：一夕晤柳翼谋（诒徵）先生于旅舍，承告以文旌蒞沪，刻当返樟，且将有广州之行。适胡敦復兄弟（敦復、

刚復)邀请晚餐,中以时甚迫促,立即辞去。比驱车至惠中旅馆,则先生行矣。交臂相失,曷胜怅惘。双十节游西湖,得见夷初师,惜未遑走瓯海随先生一谒先师(按指陈介石黻宸)之墓耳。

闻广东教育厅聘先生长图书馆,老氏《道德》五千言,未始非蕴蓄于为徵藏史之日,先生其有意乎?究竟行止如何,尚乞示知为盼。专此,敬候著安

建中顿首 十月廿五日

按:民十七年(1928),北大教授黄节晦闻任广东教育厅长,时公铎先生已自关外南归,拟聘为广东中山图书馆馆长,先生不果行。

八 黄侃致林公铎书

民国十七年戊辰(1928)

公铎吾兄左右:顷持来示金陵大学文科主任刘君衡如,兹彙括所商奉告:一、月薪闻系二百四十元,惟刘君深冀兄来,业向其校会计筹量,大约可以特为兄增价,惟数尚未定。二、兼课之事,以与其校章抵触,未能通融,好在功课既少,又不改文,兄适可藉此调卫身体,不能兼课,亦无营焉。三、用人之事,自当由主任与校长互商,校中不能违主任之意而辄用一人,主任之于校,理亦当尔,此不须虑者也。弟等与其校相处甚佳,此外有和州胡翔冬亦爽朗峻洁,堪与为友;助教一二人亦殊称职,兄来,相处必无违也。

兄在海上,自言颇感孤寂,弟前欲伯弢(陈汉章)聘兄至中央大学,一时尚未成熟。金陵大学本系私立,校基似较中央为差安,诸生沈静受教,亦不下于中大诸生。刘衡如待教授尤温蔼可亲,窃盼兄速为允可,俾校中得以预备聘札(原注:来时可寓金大,宿舍甚洁)。明年春暖,好寻遍金陵山水也。匆匆,即颂教

祉。

一月十六日 胡光炜 黄侃同顿首

按：胡光炜，字小石，浙江嘉兴人，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教授。时公铎先生不安于上海交通大学教务长之职，拟改就他校，曾与季刚先生商议出处。后，终不应金陵大学、中央大学之聘，于民十八年重返北大。书署一月十六日，为夏历民国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

九 黄建中致林公铎书

民国十七年戊辰（1928）

公铎先生钧鉴：今晨以快函致程秘书长，度聘书不日可致送尊处。穆庵（陈謐）昨晚来谈：通志局已由柳、刘、陈三先生提出，大约可确定，惟局之成立，须在江苏省政府迁移镇江以后，拟先归里一次，届时再来。知注，特报闻。先生何日返温，希示知。匆候教安。

建中谨上 一月十七日

按：此书函套写寄上海徐家汇路国立交通大学、教育部黄缄。所署一月十七日即夏历民国十七年十二月初七日

十 黄侃致林公铎书

民国十七年戊辰（1928）

龙沐勋，字榆生，年二十六岁，江西万载人。历任厦门集美学校、上海暨南大学国文教员，现住闸北宝源路二六七号。其人学术尚佳，文词通达，性格和平，堪为教授。希兄酌任以几点钟，或延为教授亦无不可。

公铎兄

侃顿首 十七年十二月十六

十一 龙沐勋致林公铎书

民国十七年戊辰（1928）

公铎先生尊鉴：辱还教，奖饰逾恒，弥增惭赧。日内忙于结束校课，当以廿四、五午后专诚趋谒，想公尚未离校。敝寓甚偏僻，且陋巷何敢枉高轩也。肃复，敬颂道安

晚生龙沐勋叩头 一月十八日

按：此书函套写本埠徐家汇国立交通大学林公铎先生台启，国立暨南大学龙寄。系夏历民十七年十二月初八日作。

十二 陈汉章伯弢致林公铎书

民国十七年戊辰（1928）

公铎先生惠鉴：前在赐餐中说及本校史学系教授事，本期早日奉函拜请，无奈当局以今夏所聘教授章君厥生病假未满，尚未辞职，不便遽易一人，连发数信，询其下学期能否到校，迟之日久，昨日始有信来辞职，用敢敦请先生于二月二十一日开学后担任中史要略、中国中古史（原注：自秦汉至唐五代）、东洋通史三种学程。每周约九点钟。如蒙同意，求即日迅为示复，以便校长速发聘书。专此奉陈，敬请道安，鹄候回玉。

弟陈汉章顿首 一月二十三日

按：陈汉章，字伯弢，一字倬云，浙江象山人。早岁从学德清俞樾，任北京大学教授凡十六年。既以老辞归，复因张其昀请，起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此书函套写上海国立交通大学林公铎先生钧启，中央大学陈缄。一月廿三日即夏历民国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十三 陈汉章致林公铎书

民国十七年戊辰（1928）

公铎先生大鉴：月之二十三日，以此学期副教授章厥生定因病辞职，即发函上海交通大学征求台端同意，其学程为中国中古史、东洋通史、中国史学研究，每周九小时。鹄候示复未得，岂前函未到上海耶？兹特奉达贵府，祈即赐电允许屈就是幸。盖先生近字公铎，天下之铎，当与天下共之，固非上海一隅所得而私。前曾力荐之本校哲学系宗君白华主任，白华以人满辞，本系则以副教授章君迟迟吾行，不肯遽辞教务，当局为之持疑，遂至今迫切万分，故至二十三日奉请，恳为鉴原，迅即回玉。敬颂撰安

弟陈汉章顿首 二十八日

十四 陈汉章致林公铎书

民国十七年戊辰（1928）

公铎先生大鉴：昨夜接到一电，译字不明，不能句读，退还再译，今午后始领悉尊意不肯屈就，即持示黄子季刚，相互叹怪。

弟钦仰台端学术已久，去冬重以季刚再四谆嘱，故章君厥生辞职之信朝来，敦请先生之信暮发，盖征得校长院长同意后即排列学程及授课钟点，俟回示到即发聘书，殊不意有此拒绝也。辗转思维，不得其解。若以弟之为人不不足为伍，弟本一再辞职之人，即可退闲，以避贤路；若以交通大学挽留，则上海一隅，不若公之天下，且未免与去冬之口谕违背。兹特再恳俯允，二月二十一日开学之前，鹄候文旆惠临，不胜迫切之至。敬颂道安

弟陈汉章顿首 二月五日

按：此书用中央大学信封信笺、寄瑞安水心街。夏历民国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发。

十五 徐英澍字致林公铎书

民国十八年己巳（1929）

夫子大人函丈：违教以来，忽复逾月，英归鄂垣，亦已旬

徐，时入新秋，伏维杖履清吉，定符私颂。下期行旌何诣，亦为至念。离明先生处尚无音讯，鄂中纷扰，万无可为，如夫子北去，仍乞为英设法，若能从侍起居，尤为至幸。专此上达，恭叩道安，并颂阖家万福。

弟子徐英顿首 七月初一日

附呈感事伤时芜词六律，敬请斧正。

蛾眉亦自有穷通，回首芳华梦已空。初卷珠帘人似月，忽临宝镜鬓如蓬。鹊桥待渡知何日，鹏海难期恹下风。掌上云英犹未嫁，肯怜罗隐老江东。

谣诼纷纷辨有无，苦妨南海误明珠。为怜绿水新声老，却怨黄昏旧约孤。长使好花空入镜，忍教雏凤不棲栖。微闻蜡炬焦心后，夜夜临风泪与俱。

粉黛飘零剧懊侬，关河风雨忆离踪。残红袖底经年泪，攢碧眉端去日容。欲借鹍弦成别调，难凭燕语话幽踪。不堪孤馆虚衾夜，梦断巫山十二峰。

十年横海照惊鸿，钗弁裙裾异国风。别托微波非洛水，枉寻幽梦入吴宫。春容蹙损双蛾绿，玉腕抛残一豆红。莫忆云璈仙袂舞，蓬山何处凤楼通。

迷离仙迹未容探，弱水蓬莱一镜涵。石壁接云封夏绿，楼台经雨托秋蓝。蹉跎凤女天边驻，飘泊鸾凰月下骖。一事人间劳怅望，欲将微命效春蚕。

一夕西风透碧窗，红牙拍遍未成腔。迴文织锦情非一，绮梦回温影不双。鸛鵲能鸣悲蕙草，芙蓉待采隔秋江。芳心暗惜朱颜好，愁引菱花对玉缸。

按：徐英，字澄宇，又字识因，湖北汉川人，为公铎先生教授中国大学之高足。历任湖北、安徽、河南大学等校教授，与公铎先生师弟之情至笃，先生卒，为作《林公铎先生学记》行世。此书无函套，亦未著作年，当为1929年公铎先生重返北大前所致。

十六 徐英致林公铎书

民国廿一年壬申（1932）

夫子大人函丈：敬稟者，别后平地如恒，惟倭势相陵，谣诼纷起，热河一带，相传寇已侵入，报端犹未见披露。夫子留平之物，文稿四包，已移存生处，其他暂由田妈看管，如夫子定期北上，田妈去留，望先示知。

近读《宋元学案》及颜、李诸书，颜氏闢程、朱空疏处，可谓针针见血，然颜氏之学之蔽，终不免于执滞，泥于枝叶，而忽其本源。彼且昌言曰：仲尼之门，四科并立，惟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今观《易》、《中庸》非仲尼性命之说乎？但此非七十二子之可得尽闻也。如求之聚欽，予之短丧，二子者虽同引于四科，实有未达于理。极颜学之弊，亦不免流入于此，质之夫子，以为何如？便祈示之。

连日大雨，天气阴湿，虎疫南来，死亡日有。生等均托庇粗适，请释廛念。南方天气炎热，诸维珍摄，徐容后叙。肃此，敬请道安。

学生士英谨上。 七月廿八日

按：此书用国立北京大学信封信笺，寄瑞安水心街。北平邮戳廿一年（1932）七月廿九日

十七 林尹景伊致林公铎书

民国廿三年甲戌（1934）

仲父大人钧鉴：敬稟者，姪今早七时抵宁，以行李颇多，故先往中正街泰来旅馆二十五号，即往看黄季刚先生，并将大人之信奉呈。季刚先生谓大人下期行止靡定，颇为念，倘有暇假，拟请来宁一谈，复书当于今明日即寄上云。又谓南京局面忽变，汪旭初（东）且未返宁，姪若目前即欲安插颇难，须待汪旭初回

校，若逢机会，再行设法。命于明早即移往东南（中央）大学教习房二十号。

姪拟住数日，即离宁他适，恐机会非一二日所能至。南京生活程度高于北京远甚，且以前有陆宗达在此，季刚先生虽发脾气，必骂陆宗达，而姪不与焉。今陆宗达复离此间赴北京，居此者仅姪一人，季刚先生若发脾气，则惟姪是骂，恐不胜骂而不堪其骂也。但姪既已来此，季刚先生决不令复返，请大人即来一函为要。专此，敬请大安。

姪尹拜上 廿四日

缪凤林、柳诒（翼）谋处尚未去访。

按：林尹，字景伊，林辛次公之子，公铎先生姪。早岁，毕业北大，从游于钱玄同、黄季刚之门。后，任教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季刚以甥孙女李敬舆妻之，建国前赴台湾，历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号国学大师，著有《中国学术思想大纲》等书，并主编《中文大字典》。此书函套写国立中央大学教习房二十号林景伊缄，当发于1934年，时公铎先生正拟辞北大职南归。

十八 陈钟凡致林公铎书

民国廿三年甲戌（1934）

公铎同门学长先生左右：北平一晤。至慰近怀。别后于十六日抵京，阅沪报，知台从决辞北大教席，未识下季将设砚何许？想贤者声闻远蜚，羔雁充庭，必不容公遁迹也。

兹闻友人传述国府有重建史馆之议，章程已由行政院会同教育、财政、内政三部议定呈中政会核办，馆长一职，将由章太炎先生在沪遥领，京中由黄季刚、汪旭初两先生主持，倘我公南来，参与翱翔，俾弟得昕夕过从，赏奇析疑，为乐如何？昔在民元六年，山阴蔡子民先生呈准国务院设国史编纂处于大学，弟与

离明并承乏其间，今日闻兹新猷，追念往迹，深愿我公之再昭盛典也。敢布腹心，即希亮察，并颂著安。

弟陈钟凡拜启 四月十九日

附致遇夫先生信，祈飭送邮筒为荷。

按：陈钟凡，后改名中凡，字觉元，江苏建湖人。1917年起任教北大，后在北大附设之国史编纂处任纂辑员，与公铎先生同事多年。此书函套写北平外教场四条廿七号林公铎先生台启，南京汉口路清晖山馆陈寄。

十九 邵瑞彭次公致林公铎书

民国廿三年甲戌（1934）

公铎姻世兄学长左右：久别至念。弟承乏汴庠，瞬息四祀，半通之铜，于无佛处称尊尔。校长张仲鲁兄久共昕夕，遂成雅故，侧闻足下息影丘樊，欲以安车蒲轮奉迓贤者。中州俗尚质朴，士习驯谨，幸沐时雨之化，则汉唐旧轨，不难再见矣。课程晷刻，均可随时商定，所矫首延盼者，惠然肯来尔。山川修阻，邮书往復，动辄兼旬，爰将聘约寄上，至祈察纳，并望赐复为幸。

景伊在鄂渚曾有书来，显属其代存起居，计已达矣。耑此，敬颂覃安

弟瑞彭顿首 六月八日

按：邵瑞彭，字次公，浙江淳安人，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河南大学教授。此书未著年份，函套写河南大学邵次公缄。揆诸情事，当发于1934年林氏离去北大之后。

二十 马裕藻幼渔致林公铎书

民国廿三年甲戌（1934）

公铎先生道鉴：奉读手书，欣悉宝眷俱已安抵瑞安，甚慰。

先生行前一日，士英通知夷初，而颍民误谓藻已知之，孰知事实不然，以致藻竟不克赴车站话别，甚怅。

中央大学之聘，先生已经接受，在平同人，闻之甚快。季刚与先生终属同志，尚希善为处之。直率之词，幸勿见责。肃此，敬颂俚安

弟裕藻谨言 七月十一日

按：公铎先生于1934年秋应黄季刚约受中央大学聘。此书封套写瑞安水心街林公铎先生台启，北平景山西板桥甲二号马幼渔缄。瑞安邮戳廿三年（1934）七月十七日。

二一 刘鼎忠致林公铎书

公铎道兄先生史席：自违塵教，五载于兹，虽音问阔疎，然精神贯注，未尝一日忘也。兹值遇夫兄还省，具稔起居，无任慰喜。

弟自归教湖大，倏满三载，揆诸释氏不三宿之义，固为濡滞；即徵诸孔子不三年淹之义，亦应脱弃，故决然捨去，为东南汗漫之游。乃行篋寄存居士林（原注：即湖南之佛学会），一夕不戒于火，平生残著，荡焉无存，为之忡怔不宁者月馀。邑人又强以志事相委，削稿甫定，已入水落潭清之候矣。到省搜辑残稿，不可復得，自念平生北走胡，南走粤，独于东南名胜之区，未尝纵览，甚欲泛舟西湖，观涛曲江，得诗教百首，以弥一炬之缺，而卒卒未有机缘。吾兄儒林圭臬，海内宗匠，祈为弟觅一龕席，为竟素志（原注：大学或国学馆均可，之江大学尤善，以其接近西湖故）。明在神契，故敢上陈。顺叩著安，即希荃察。

弟鼎忠顿首 十二月三号

按：此书作年不明，殆系公铎先生南归任教中央大学后所致。

二二 汪东旭初致林公铎书

民国廿五年丙子 (1936)

公铎尊兄先生道席：前奉令兄次公先生函，敬悉抱采薪之忧，比复书问疾，谅荷鉴入。顷复原否？至为悬念。

兹者一年级功课以受军事训练故，将于五月十日结束。尊体如已复原，至祈早日命驾，用慰诸生之望，不胜厚幸。季刚先生遗著特刊，已由诸生收集编印，知注附闻。耑此，敬颂痊安

弟汪东谨启 四月十六日

按：此书用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信笺，寄瑞安水心街。瑞安邮戳廿五年 (1936) 四月廿三。

二三 徐英致林公铎书

民国廿五年丙子 (1936)

夫子大人函丈：都下侍教数日，快慰平生，惟有一事足为怅快者，夫子精力大逊曩昔耳。负刍世兄尚在髫年，诸世姊皆幼弱，如英之徒，又为衣食奔走，散在四方，不克常侍左右，思之至再，为之伤痛。去年秋，获手教得知夫子来宁数日，尝婴疾病，亦未悉其详。顷闻王叔频语及，益觉英所虑之非疏也。大抵酒之为物，为害至深，如吾夫子，食少虑烦，而终日耽饮，以夫子之神明，亦早知其非养生之道，固勿待英之谏也。来日远适关陕，国异人殊，门生故旧，缓急不能相应，则尤望夫子之善自营卫矣。

秋初文旆北来，当道出金陵，乞示数行，便来迎侍。拙编《诗经学纂要》、《楚辞札记》及论著杂稿，遵教寄上，乞严削之。临楮神驰，不尽欲言。耑此，恭叩万福。

弟子英顿首百拜 五月十五日

按：民国廿五年 (1936) 夏，公铎先生因病居家，嗣应陕西武功国立西北农业专科学校之厚聘，于是年秋赴陕西。书用安徽

大学信笈，有“来日远适关陕”之语，知为先生赴陕前所致。

二四 吴梅瞿安致林公铎书并诗

民国廿五年丙子（1936）

今日为季刚周忌，得大作，次韵奉答：

开缄如与故人语，重九登高兴有无？襟上酒痕定如昨，
黄垆一掬泪同枯。

公铎先生道席

吴梅顿首 九月十一日

按：此书与诗，用中央大学信封寄陕西武功县张家岗国立西北农业专科学校，时在1936年。或言季刚先生与瞿安先生虽在北京、中央、金陵诸大学同事多年，而季刚视词曲为小道，甚鄙视瞿安，耻与同列，尝从谩骂而至动武，致排课者只得将二人功课分别排开，使彼此互不相见。此事季刚、瞿安二先生之门弟子程千帆教授尝为文极辨其妄说（见《学林漫录》第八集）。上诗具见二人情深谊笃，死生不二，足为程文佐证。

二五 吴梅寄林公铎诗

民国廿五年丙子（1936）秋

得公铎和诗，叠韵寄长安。

我来建业悲秋惯，君到长安节饮无？落落天涯酒徒两，
此生原不计荣枯。

玄亭奇字原难问，绛帐高才未信无。独自出门向西笑，
忆君清泪半年枯。

公铎先生史席

霜厓弟吴梅书于大石桥寓斋

附上丙子九日诗，并希教正

按：书用金陵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笈，名旁钤有“老瞿”白文方印、“霜林老人”朱文长方印。所附《丙子九日诗》云：

是日右任、楚伦觴蔡哲夫夫妇于吾乡之宾馆，而国学会青溪社同人复邀至浣花村分题赋诗，极文酒之乐。翌日，仲云虚字韵诗先成，因次其韵。

青溪九曲水，绝胜彼汾汾。忆昔觴泳日，往往乘醉馀（自注：辛亥、壬子间，仇君溧之，举社水榭，余辄大醉）。今年黄花发，折简邀及予。是时蔡九霞（哲夫），新作长安居。面目纵黧黑，风趣殊通疏。携妇穷胜境，足健辞篮舆。始约清凉山，扫叶探幽阻。适有登高禁，此愿乃成虚。乡馆距咫尺，雅会来簪裾。于（右任）叶（楚伦）主坛坫，宾从怀抱摅。饱啖哈密瓜，俊味珍璠璣。髯也忽兴发，狂作擘巢书。题名编坐客，长镇牛斗墟（自注：右任书黄花晚节香五大字，同人咸题名其上）。酒阑携靳永（仲云），同驱薄笨车。重上新丰楼，洗盏斟徐徐。就中郭有道（竹书），戎略追由余。为吾述边警，块壘烦爬梳。银瓶索佳酿，一呷空积储。醉后更起舞，踏月招蟾蜍。嗟我蝨世间，蜉蝣与鹪鹩。中年历百苦，随处皆吾庐。况有二三子，论心倾盖初。时非永和岁，临觴毋叹歔。得意翔天阊，不才安散樗。江左老耕凿，花鸟供相於。胸中无泾渭，眼底无钜钜。秋光正明媚，浓荫森杉櫨。鍾山落几席，嵐翠常充闾。出门一访旧，人物多瑒璩。敦槃联古欢，此外徒纷拏。集枯心转泰，辞甘茶亦茹。奚事奔人海，夜卧无安祛。东厨有酒肉，西窗新扫除。重闌花气活，午梦松风嘘。迟君饮三爵，君意当何如？

二六 吴梅致林公铎书并诗

民国廿五年丙子（1936）秋

昨诗计达。顷独游后湖，复得三首，寄奉粲政：

风来水面凉如沐，山入湖心淡欲无。瘦菊几枝花未发，
丛荷万柄叶全枯。

江南秋老吟怀减，此语先生记得无？却喜今年湖上柳，
婆娑生意未曾枯。

江山称意登临健，万事云烟管有无。座上孔融酒常满，
冢中公路骨先枯。

公铎先生教正

霜厓弟吴梅谨上

按：此书用金陵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笈。名下铃“霜厓”
朱文方印。

二七 徐英致林公铎书

民国廿五年丙子（1936）

先生赐鉴：月初家庆有姊丧，相将赴沪，今日归皖，而廿
六、廿九两日大谕已在案头，恭读一过。学校事当飞书非百
（马元材）嘱转托季陶（戴传贤）。特长安变起仓卒（按指西安
事变），枢府要人能否有暇及此，未可知耳。国事纷然，忧心如
醉，遥望师门，怅念何极，惟祝万事福安。神驰关陇，不尽欲
言。专此，敬叩教祺。

弟子英顿首再拜

赐诗一章，敬和如左，乞教正

浮云西北长安外，遥奉先生一纸书。遗泽千秋怀后稷，
弦歌诗礼未能无。

十二月十七日午

按：家庆，姓陈，为徐英妻室，亦公铎先生之北大弟子。曾任安
徽大学等校教授。

二八 徐英致林公铎书

民国廿六年丁丑（1937）

先生赐鉴：音问不接，行复累月，瞻望瓯东，为之翘结。

英自苏邦、常不守，即尽室西来，顷日暂居汉口西人租界之中，违彼虾夷，托兹犬戎。皖校有迁蜀之议，议定，又将随之而西矣。邦家荡析，吾曹蓬转无足憾，所可痛者，万里河山为官贵轻掷，未审何时望见规复耳。

瓯东辰下尚未为倭氛所侵，来岁亦未可知。由瓯入赣，途程未便，先生若能假道湘荆，西入涪、万，虽关山稍间，亦计之善也。寇之所至，往往辱及衣冠，恐未能如建虏之遇黄、顾。先生学术所托，国脉所系，万祈著意珍卫，师道犹存，国不亡矣。虏氛日急，朔风渐紧，诸维杖履贞吉，为无量祝。揣此，恭叩福安，不一。

弟子英再拜 廿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离皖西来。携书无多，强半弃之寓中，惟师所著书，函之篋中不离手耳。

按：此书信封写汉口法租界三德里七十八徐澄宇手缄。用安徽大学笺。

二九 杨文山致林公铎书

民国廿七年戊寅（1938）

叔苴夫子大人函丈：去夏奉谒于京师逆旅，瞬已经年，孺慕之情，非言可喻。生客岁暑假返里省亲，甫抵家旬日，即有芦沟之变，越一月，淞沪战役又起，未得复至京师，嗣学校定议迁渝，复课有期，乃自筑径行北来，迄今已五阅月矣。

本系诸教授仅小石、辟疆（汪国垣）两师及新来之赵藏先生在焉。旭初师已于年前辞职，现在重庆行营，本系主任由小石师

继。伯沆师陷京中，存亡未卜（原注：近有信来，知尚健在）。霜厓师避居湘潭，时有信来，殊以吾师为念（原注：通讯处为湘潭十四总罗祖殿后面柚园内）。苏州既陷，百嘉旧藏，幸存劫馀，然能否永保，实为难言也。霜厓师初因其沦陷而极沮丧，继闻有存，立觉欣喜，心亦苦矣。近寄一诗来，另纸抄呈。

吾师居近战区，曾受惊恐否？同学等均极萦念，敢请善为保重，并望特赐教言，藉释渴怀。回忆曩日亲聆训诲，乐如家人，仿佛梦里，翘首东望，殊难为怀。肃此上达，敬叩道安

受业杨文山谨上 四月十六日

丁丑除夕，苏氏招饮，即席感赋

风雪江潭叩午衙，一堂裙屐尽聪华。杯倾佳酿中山酒，瓶插新梅故国花。东阁曳裾犹有地，西吴返棹已无家。望京重展登楼眼，如画湘天隐暮笳。

霜厓

按。此书用国立中央大学信封。寄瑞安水心街。发自重庆沙坪坝。

附录：

一 林公铎答徐英书

民国廿一年壬申（1932）

识因吾弟如晤：函悉。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岛夷欲窥平津，势所难免。损自平南返，无日不病，固由炎天为虐，亦体虚之故。以身喻国，理或同也。

颜氏之学，固未可言醇乎醇。然士之特立独行，必卓然有不可夺者，东西弥缝，转成乡愿，此非颜氏之所愿也。由、求、赐、予，亲承圣诲，何敢测其深浅。余前作《政理古微》，于养性篇中，极诋亭林先生，以为不识性命之旨，今甚悔之。如黄、

颜、顾、王、唐、李诸子，丁明厄运，发愤著书，各有高致，顾未易为优劣也。顾颜氏笃信《周礼》乡之物之说，推小附大，不免执滞，诚如雅谕。水、金、木、谷，治之皆有其道，而治火之术无闻，若取东西各国机械之说以张之，则殊觉其穿凿，此人盖真所谓梦见周公者耶？敝乡陈志三（虬）先生有《书颜氏学记后》一篇，议论与来旨相似。然志三先生之学，亦未必胜颜。次则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论颜氏之利弊尤详，幸取阅之。

余疾稍瘳，辄挈眷赴平，相晤之日不远。四妈可先遣之去，寓中办法，请就近与颜民商略可也。此致，即颂俚福

损手启 八月十一日

按：此书民廿一年（1932）发自瑞安。

二 林公铎致蒋梦龄书

民国廿三年甲戌（1934）夏

梦龄校长左右：自公来长斯校，为日久矣，学生交相责难，瘖不敢声。而校政隐加操切，以无耻之心，而行机变之巧，损甚伤之。忝从执御，诡遇未能。请从此别，祝汝万春。

林 损

按：公铎先生于1929年重就北大之聘，但与胡适等积不相能，至1934年初夏，遂辞职南归。此书与以下致胡适书，均作于是年。

三 林公铎致胡适书

民国廿三年甲戌（1934）夏

适之足下：损与足下，犹石勒之与李阳也。铁马金戈，尊拳毒手，其寓于文字者微矣。顷闻足下又有所媒孽，人生世上，奄忽如尘，损宁计于区区乎？比观佛书，颇识因果，佛具九脑，损尽罹之。教授鸡肋，弃之何惜。敬避贤路，以质高明。

林 损

四 林公铎致马裕藻书

民国二十五年丙子（1936）

幼渔吾兄道席：接舍姪函，备述相忆之情。二年以来，师友崩逝，天命所寄，不可无撑柱者。第四次大病，幸而不死，然忧患所繁，自顾蹙然，日下灯边，讲《易》而已。读书万卷，不能疗饥，纵能疗饥，如此世界何！纵能经营，何如世界！世界无恙，如此道义何！弟下期将有陕行，非敢远违，盖畏逼也。此上，即颂大安

弟损顿首 六月廿一日

辑录者工作单位：温州市图书馆

（本文责任编辑：毛华轩）

《近九十年史学理论要籍提要》出版

由刘泽华同志主编，叶振华、乔治忠、姜胜利、李谔柏、朱端强等同志合编的《近九十年史学理论要籍提要》最近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出《八十年来史学书目》及近十年的《全国新书目》为选书对象，精选对社会有影响的史学理论专著五十一篇，概括其内容，介绍其宗旨，并列有原作者的简单生平介绍。编者力求通过较少的篇幅反映九十年来史学理论的发展概况，以期达到“给从事专业研究的同志提供一点史学理论方面的历史资料”及“给大专院校中历史科系的同学们提供一份简单的书目提要”，从而促进史学理论的研究，以达到新的水平。该书现已发行，大32开，定价4.80元。

• 张志平 •

中經見聲書家字樣一法係已
 貌以山學園之信函索有信之書內有據得
 中。此山學園信函之信據以初日之書至中
 去函函理須賠償書以不原信之書園折
 兄轉而就近接洽交與園之信據作賠償其係
 信館掌函大板二十五冊 小教函 前文恭公日記之函
 十三行注疏十八函 並在牙輕備室中榻上折
 見松清交還出信之牙有二字集一套未帶歸即求
 兄代捐入圖書報室中付託 兄將可用外一切備
 有順書之通書中一日內六略血書件四
 兄起片宜佳云云 味清
 送與牙輕為 〇月三十日卯月五